

蒙特利尔 — ICANN 董事会与 NCSG 联合会议
东部夏令时间 2019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二 — 8:30 至 9:30
ICANN66 | 加拿大蒙特利尔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与 NCSG、NCUC 及 NPOC 的联合会议。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 今天我们没有在观众席中放置麦克风。不过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给台上各位一点时间，让大家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然后，我们直接进入正题，看看董事会提出了哪些问题，希望所有人踊跃发言，围绕那些特定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之后我们再来看社群提出的问题。

米尔顿 (Milton)，就从你开始吧，你能自我介绍一下吗？

米尔顿·穆勒
(MILTON MUELLER):

上午好。我是米尔顿·穆勒，来自佐治亚理工学院，负责互联网治理项目。

凯茜·克莱曼
(KATHRYN KLEIMAN):

你好，马修 (Matthew)。我是凯茜·克莱曼，来自美利坚大学华盛顿法学院。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拉斐尔·
博勒加德-拉克鲁瓦
(RAPHAEL

BEAUREGARD-LACROIX): 大家好。我叫拉斐尔·博勒加德-拉克鲁瓦，是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一名法律博士在读学生。

发言人（姓名不详）： 大家好，我是艾登·费德林 (Ayden Ferdeline)。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我是贝基·伯尔，来自 ICANN 董事会。

丝黛芬妮·裴琳
(STEPHANIE PERRIN): 我是 NCSG 主席丝黛芬妮·裴琳。

布鲁纳·桑托斯
(BRUNA SANTOS): 我是 NCUC 主席布鲁纳·桑托斯。

塔蒂亚娜·特洛皮娜
(TATIANA TROPINA): 我叫塔蒂亚娜·特洛皮娜，来自荷兰大学，是 NCSG 成员。

拉菲克·丹马克
(RAFIK DAMMAK): 我是拉菲克·丹马克，NCSG 驻 GNSO 理事会的代表。

玛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玛盾·波特曼, 来自 ICANN 董事会。

里昂·桑切斯
(LEON SANCHEZ): 里昂·桑切斯, 来自 ICANN 董事会。

马跃然 (GORAN MARBY): 马跃然, 来自 ICANN 组织。

胡安·曼努埃尔·
罗哈斯
(JUAN MANUEL ROJAS): 胡安·曼努埃尔·罗哈斯, 来自 NPOC。

萨拉·多伊奇
(SARAH DEUTSCH): 萨拉·多伊奇, 来自 ICANN 董事会。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克里斯·狄思潘, 来自 ICANN 董事会。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艾芙丽·多利亚, 来自 ICANN 董事会。

马修·希尔斯:

谢谢大家。我真的希望，今天的这场会议就是我们之间的一场对话。所以，我很期待看到台下各位积极发言。抱歉，我们没办法让你们所有人都到台上来。不过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请一定要举手示意。

欢迎你，谢林 (Cherine)。

贝基 (Becky)，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董事会提出的问题吗？

贝基·伯尔:

好的，谢谢。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通过了“2021 到 2025”财政年度的五年战略规划，它将于 2020 年 7 月 1 日生效，我们还通过了针对这些财政年度编制的运营规划和财务规划。

除此之外，当然，我们在提高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有效性方面的工作也在持续进行当中。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本周的多个场合详细谈到。这三份规划，我想应该是四份规划，它们将一起，成为我们未来几年工作的路线图。

到目前为止，董事会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讨论我们是否已经具备有效实施这些规划所需的基础。在马拉喀什，我们曾与社群讨论，在我们看来，要成功实施战略规划及相关规划，董事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ICANN 组织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以及社群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

无论情况如何，我可以这样说，我们都必须重点关注根据战略规划来调整工作，同时自觉地检查自己，看看我们的工作是否符合规划。

不过今天上午，我们只是想与大家畅所欲言地讨论，等到“选区日”那一天，我们会就我们所提出的拟议 ICANN 组织职责、董事会职责和社群职责，与所有选区、SO 和 AC 展开深入探讨。

谢林，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我觉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拟议的内容会比较好。你是想要自己介绍，还是希望我来代劳？不论哪一种，我都很乐意。

贝基·伯尔:

我们没有幻灯片。如果你想要快速地过一遍，那就有劳了。

谢林·查拉比:

嗯？好的。非常感谢。

基本上，有关这个话题的对话是从神户开始的，在与各个选区开会时，我们邀请他们给我们提供一些想法。然后我们综合了这些想法。

我记得，我们已经通过邮件把这些内容发给大家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

不过，不管怎么说，经过整合，这些想法最终变成了 ICANN 董事会、ICANN 组织和社群各四、五个想法。

这些都是你们的建议，我们只是把它们进行了整合，然后发回给你们，想知道你们“是否同意”，你们认为我们要如何做到这些，以及我们要如何让所有人参与进来。

下面我简单地讲一下，只需要三到四分钟。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了。可以吗？好的。

总的来说，关于如何做好实施这些规划的准备，以及在开始实施它们后，如何确保之后的成功，你们的建议是，你们提出了五项行动，你们认为董事会需要采取这些行动。第一项行动是，董事会需要证明和支持新的 ICANN 愿景，因为我们把它写进了战略规划并批准了它，这个新愿景就是，成为开放、全球互联网的捍卫者和唯一标识符的管理者。

作为董事会，你们要如何来支持它？对吧？你们不能什么也不做，把事情全部留给我们大家。你们必须证明你们对它的支持。

第二项行动，正如贝基所说，战略规划有五个战略目标，分别围绕治理、安全、唯一标识符、财务和地缘政治这五个领域。作为董事会，你们要如何调整自己的工作来实现这五个战略目标？

贝基作为 BGC 的成员，她会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向董事会下面的所有委员会发出指示，要他们确保他们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为此服务的。所以说，这项行动我们已经开始着手了。

下一项行动是，你们说，我们董事会有责任让每个人，包括董事会、社群和 ICANN 组织，都为成功实施规划做好准备。其实这就是我们举办这些会议的原因，因为你们说，你们希望我们让你们参与到这些会议中来。

然后，你们说，光开始实施还不够好，作为董事会，你们有责任监督这三份规划的实施，对吧？我们赋予你们这项责任。

最后，你们必须确保，新的战略规划是一份动态文件，不会被人们束之高阁，被人们遗忘，你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或者建立起一种社群互动机制，让社群可以定期审阅战略规划，必要时对其进行调整。

以上就是你们希望董事会做的五件事。至于你们希望 ICANN 组织做的事情，你们相当明确地表示：“我们希望 ICANN 组织成为实施管理者。”对吧？因为这就像是一个大项目。它需要有一位管理者来确保所有工作都得到落实。所以 ICANN 组织是实施管理者。

在这一点下面，你们提出了一些详细的要求，你们认为组织需要制定详细的规划，组织需要证明它已根据战略规划调整了自己的工作，CEO 需要提供所需的适当的管理领导力，等等。

你们提的第二个要求是，鉴于其中一个战略目标是维持 ICANN 财务的可持续性，你们希望 ICANN 组织严格控制运营支出，确保财务长期稳定。

然后，你们说，ICANN 组织必须与相应的合作伙伴合作，比如 RIR、根服务器委员会和 IETF，来实现战略规划中的共同目标，特别是解决安全问题的目标，你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能独立完成的事情。

第四件事，你们说，ICANN 组织必须提供必要的资源来预测、理解和应对全球、监管及立法环境的变化。你们对我们说，“我们不希望像处理 GDPR 那样开始得太晚，导致后面不得不奋力追赶进度。”我们必须有预见性。跃然 (Goran)，你会怎么做？是整合资

源，还是成立专门的部门，或是通过其他方式来预测所有这些事情？

第五件事，你们说 — 还有最后两点了。第五件事，确保你们的年度预算是五年战略规划和财务预算的一部分。你们不能编制出有任何超出后者范围的地方的预算。

最后，也就是第六件事，你们希望 ICANN 组织定期向社群和所有人提供进展报告，说明这三份规划的实施情况，我认为这很好。你是管理者，你就应该提供进展报告，你就应该提供资源，完成你的工作，对吧？

然后对于社群，你们提出的行动建议是这样的。第一，这是你们对你们自己的要求。你们对自己说：作为一个社群，我们必须确保成员们广泛认同新的愿景和新的战略规划。原因是，坦白说，这份大的战略规划在面世后，往往会被人们束之高阁，然后被人们遗忘。如果我问在座的各位，有人记得上一份战略规划中的五个目标，或者六个目标吗？没有人记得，对吧？如果我明天或一周后问你们，你们还记得这份战略规划中的五个目标吗？安全、治理等等，可能你们全都会忘记，对吧？也许有人还记得。不过，如果我们对此无所作为，如果我们言行不一，如果我们所有人认同的愿景不一样，说的话毫不搭边，那我们就会忘记它。所以，这是你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就是要确保我们言行一致。

你们提出的第二件事是，作为一个社群，我们需要让每个 SO 和 AC，让每个选区也调整自己的工作来实现这五个战略目标。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

第三，投入其中，执行工作计划，提高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有效性。这项工作会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因为有些人觉得，这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一些根本的东西，或者说是 DNA。人们不喜欢 DNA 遭到改变。所以在现阶段，我们还没有开始制定解决方案。我们只是说，我们需要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最终会带领我们找到解决方案。

即使在目前，这样做也会遇到阻力，更不用说以后试图找到解决方案并实施它了。所以，我们要么相信我们的模型需要发展，然后努力推动它实现发展，对吧？这是管理权移交的前提之一。在移交时，我们曾做出承诺，说我们会发展和改进多利益相关方模型。

现在我们有机会做这件事了。那么，我们要怎么做？作为一个社群，你们认识到了这一点，说：“是的，我们会这么做。”

第五，你们需要紧跟时代，了解所有最新趋势和影响 ICANN 的外部力量。这么做的原因是，如果我们真的要使战略规划成为一份动态文件，定期审核它，那么作为社群，你们必须提供意见和建议。你们的意见和建议对我们了解哪些外部力量将改变 ICANN 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

最后，作为一个社群，我们需要更有效率，这样我们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一直都没有提到优先级，但很显然，优先级非常重要。扩充志愿者库，也很重要。及时、高效地提供建议，深刻认识到 ICANN 的资源有限，我们必须高效地使用它们。

以上就是你们向我们提出的所有内容，每一项都非常强有力。

我就说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各位。

贝基，交给你了。

贝基·伯尔： 我想，今天我们这场会议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听到大家的声音，无论我们是否正确理解了你们要表达的意思，我们都把你们所说的进行了整合，然后发起对话，看看我们可以如何共同努力来实施这些。

马修·希尔斯： 谢谢贝基。接下来我想请丝黛芬妮 (Stephanie)，如果你想要先介绍一下，先发表一些言论的话，然后我们再开始讨论。谢谢。

丝黛芬妮·裴琳： 非常感谢。我是丝黛芬妮·裴琳。
抱歉我刚才打了个喷嚏。像往常一样，我只要一参加 ICANN 会议就会感冒，但这次没有任何借口，因为我是开车来的，所以不能怪飞机。我不知道。肯定有人在到处传播细菌。我只能这么说了。

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来效仿你们在担任这个管理者角色和确保问责方面的行为。我想，我们在今天下午那场会议上要讨论的事项之一就是拟议的道德规范，虽然大家还没有看过这个规范，但我想讨论一下其中的内容。

我们有一份章程，关于我们作为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应该扮演的角色，它规定得非常清晰明确，真是谢天谢地。我们是来代表非商业利益相关方的。在确定谁可以申请成为成员时，我们会启动一项相当严格的审核程序。但在我看来，后续的跟进却存在不足。这属于你们的持续管理范畴。

我的问题是，为了确保我们遵守这些章程原则，捍卫隐私，我们的衡量标准是什么？我不认为 — 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因为我们有优秀的 EPDP 团队；他们努力捍卫言论自由，关注人权和每个人对域名的负担能力，力争让互联网成为自由、开放和可访问的互联网。

那么，我们对此的衡量标准是什么？目前，我们没有任何衡量标准。对于那些加入和当选的人们，目前我们采取的是一种“自由放任”的做法。所以我们要引入衡量标准，我不是说 — 去年我一直在提这件事，但是不断有成员加入。我们需要就这些衡量指标达成一致。

关于我提出的这个道德规范 — 人们说，你们为什么需要它？你们已经有了行为准则。实际上，我们没有可供管理者使用的手段 — 作为一个领导者，我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应该是一个管理者，应该对那些被慷慨给予 NCSG 用于差旅、用于事件、用于员工支持的资源负责。但是，没有任何机制可以让我去惩罚那些浪费我们资源的人。

如果今天有人去海滩游玩 — 好吧，既然我们是在蒙特利尔，那可能不是去海滩，而是在蒙特利尔旅游观光，但他们本应该参加今天上午的政策委员会会议，对于这种情况，我没有办法约束他们，我甚至没有办法说这是不好的行为，因为我们的程序中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这就是我希望我们在未来几个月内能弥补的不足，当然，前提是我们能够达成一致。我想大家应该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吧。

如果你不来做这个，那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如果你不参与到 GNSO 中来，不贡献自己的力量，不完成自己的工作，我并不是说每场会议我们都必须参加。但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这些就是我们要

找的衡量指标。虽然需要时间，但这至少是我对我们希望如何按照你们的建议采取行动的看法。这是优先任务。稍后我们会讲到其他的。

现在，大家对此有什么想说的，请畅所欲言。

法赞内 (Farzi)，很好。

法赞内·巴蒂
(FARZANEH BADI):

我叫法赞内·巴蒂，来自法学院，是一名 NCSG 成员。我想要大致谈谈你们编制这份战略规划的方法，然后说说我作为社群，对你们，对董事会的意见。

对于你们使用的方法，我的看法是，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是各自为战。你们分别联系了这些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团体和咨询委员会，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他们把意见发给你们，但这些意见并未在所有社群成员之中达成一致。

在我看来，整合，应该是有凝聚力的整合。诚然，你们没有漏掉任何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同意，并不意味着所有社群成员都同意你们想要采取的行动或你们收到的意见。

所以基本上，现在的情况是，一部分社群成员认为，我们需要提高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有效性，还有一部分人认为现在这个模型运作的不错，我们只需要对它稍加改进。

所以我认为 — 我不是要评论你们的战略规划，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弄清楚，我希望你们能改进向社群征询意见的方法，因为如果你们向

每个团体单独征询意见，然后直接把所有意见整合在一起，那么在
这些意见彼此互相矛盾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要如何解决。

而且，你们也不能称之为有凝聚力的社群意见，因为我们彼此之间
意见不一致。这些仅是我的看法。谢谢。

谢林·查拉比：

非常感谢你的意见。真的很感激。

两件事。我想先把战略规划放在一边，然后是这个话题，也就是对
实施战略规划的准备，因为这两件事你都提到了。没错，我们就这
两件事都征询了社群的意见。

战略规划方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它一直在对社群开放，并经历
过多次公共评议期，我们收到了很多意见，然后召开了公开会议，
等等。我想，所有社群成员应该都参与了进来。

在这件事上，你说的没错。我们确实与不同选区单独展开了讨论，
人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然后我们把这些意见进行了整合。现在，
我们把它们拿到你们面前，对吧？我们从不同的团体那里收集了意
见，这些不是我们的意见，而是来自社群的意见，来自其他利益相
关方的意见，现在我们把所有这些意见整合在一起，拿到你们
面前，你们觉得如何？这就是现阶段我们与大家一起开会的原因。

所以，你的意见已经得到了采纳，这一点毋庸置疑，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希望你们能就这些意见提供一些看法，说“这是对的”，“这
是错的”，“这不是我们想要的”，“这是我们想要的”等等，然
后我们再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改进。

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你们说过，所有这些规划要在明年 7 月 1 日才会生效。所以我们还有大约 8 个月的时间来准备，我们可以持续展开对话，以便所有人都做好准备，倾听彼此的意见，了解我们需要做什么。非常感谢。

马修·希尔斯：

法赞内，我想稍作补充。我觉得你的观点很好。在审核战略规划时，我们会有机会重新审视整个流程。到时我们会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塔蒂亚娜·特洛皮娜：

非常感谢。我是塔蒂亚娜·特洛皮娜。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谢林，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你所说的 DNA 改变是指什么？你说的是不同团体之间独自运作，相互孤立吗？AC/SO？你说的是什么 DNA？是关于组织结构，还是更多地关于人们的感知？因为在听到从根本上改变 DNA 时，我的感觉是，这可能也意味着对影响当前组织结构的因素进行滑坡辩证，导致最终重新审视它们。但目前，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所基于的就是这些组织结构。它们是这个模型之所以合理的原因。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针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型项目的一点意见。到目前为止，我仍然很难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开展这个项目，为什么要把它当成是一种革命性的东西，因为一旦把它剖开来分析，你会发现，有些东西社群在过去这些年里已经做过了，而且我们非常不乐意看到有效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工作被取代。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就是要一些利益相关方和选区重新讨论他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的

问题，就是要在他们的旧伤口上撒盐，试图改变我们之前已经达成一致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基础。

拜托，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归咎于你们，我只是有一点挣扎，因为我真的很看重这个模型，或许在元层面上，对它加以分析和提高它的有效性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我不太看好这种做法。我希望我能被说服，但现在还没有。谢谢。

谢林·查拉比：

非常感谢，塔蒂亚娜 (Tatiana)。我们不是要改变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这个模型，正如我所说 — 我昨天也说过，这个模型在过去 21 年里很好地服务了我们，是我们一直坚信的东西，也是赋予我们合理性的东西。我们现在说的不是改变它。事实上，我们应该坚持它，支持它，因为我们需要它，它对我们也非常有效。

现在，不仅仅是我们，整个社群都在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需要让模型的某些方面变得更高效率。社群已经确定了六个方面，他们说，我们需要着手这些方面，让它们变得更好一点。其中一个方面是：你们如何达成共识？例如，你们如何在各个工作组中获得代表？你们如何同时确保包容性？

我们知道，GNSO 目前正在处理其中的一些方面。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做重复的工作。但这是已经被大家确定为需要审视然后尝试改进的问题之一，对吧？

另一个是工作的优先级。他们说，现在我们手上的工作太多了。每个人都不堪重负，非常疲惫。工作没有轻重缓急之分。但我们的资源有限，无论是志愿者、ICANN 员工还是资金，都是如此。所以我

们说，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更高效的方法来确定工作的优先级。实际上，过去大家从来没有过坐在一起，说“我们可以这样做”。

所以，作为一个社群，你们不断地问我们：你们打算怎么做？但我们没办法独自来做这件事。确定优先级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一项由社群推动的举措。

再举个例子，第三个方面是工作中的精确性。社群提出说，有些时候，我们在启动工作时没有非常精地规定时间、交付项、成本、所需资源等等。或许我们应该更精确一些，或许我们应该对工作的持续时间做一些限制，或者展开审核等等。这是社群提出的另一个方面。

这些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记得总共有 6 个方面 — 6 个问题，不是 20 个，也不是 25 个。他们并不是说要做出革命性的改变，也不是说要改变这个模型。他们说的是，我们要如何做出一些调整来提高工作的效率。他们的目的是这个。

顺便说一下，塔蒂亚娜，我提到 DNA 是因为，我说过，有些人认为这会改变我们的 DNA。但其实，它不会。恰恰相反。它完全不会。谢谢。

马修·希尔斯：

我看到塔蒂亚娜还有话要说。然后是米尔顿、丝黛芬妮、凯茜 (Kathy)。

塔蒂亚娜·特洛皮娜：

非常感谢。

只是跟进一下，我很高兴听到这不是对我们 DNA 和组织结构的改变。但我想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组织结构应该是一个矩阵型，以便大家相互审视彼此的意见。

我的意思是，有些人可能会打着包容性、资源分配等等的旗号，重新挑起一些非常古老的争论。而这，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组织结构。

我们希望维持现有的组织结构不变，真的非常希望，举个例子，让 GNSO 继续扮演政策制定组织的角色等等，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我的意思是，有些人可能会利用这个计划来改变我们的 DNA，或者企图混淆视听，然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由于这些全都是社群的努力，这些全都是社群的意见，这些全都是你们听取社群意见的结果，所以我才想要把这些组织结构，把这个矩阵当作是我们的 DNA，对所有东西加以审视，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根本所在。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塔蒂亚娜。

米尔顿。

米尔顿·穆勒：

好的。我粗略看了一下这份战略规划，我认为这五个战略目标定得非常好。它们很好地总结了 ICANN 未来将要面临的战略挑战。

特别是，其中有一点我觉得需要详细说说，那就是地缘政治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对我的互联网治理项目是否有所了解。我们特别关注这类问题，比如网络空间的主权、数据本地化、全球兼容性等等。

所以我的问题是 — 这些都是国际体系中非常深刻的结构性问题。我想知道，你们是否已经敦促 GAC 采纳了这种方法。

在我看来，政府在 ICANN 中的角色与他们作为非政府治理机构的地位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有些政府企图利用 ICANN 的组织结构来推动自己国家的政策。

很显然，我们明白，你们必须将政府的建议纳入模型中。不过，如果我们向 GAC 澄清，让 GAC 明确他们是自下而上多利益相关方流程的一分子，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参与到新的治理形式中来，而不是维护旧的形式，这能否帮助更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

然后，在涉及到像这样的问题时，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比如国际组织的名称，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家无休止的争论，但你们也知道，你们不能仅仅为了取悦政府就去改变流程。你们必须经过基于共识的政策制定流程。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们要如何处理 GAC 带来的挑战？

玛盾·波特曼：

好的。谢谢米尔顿。谢谢。很显然，在如今这个时代，互联网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它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相应地，负责各国公共互联网空间的政府将会越来越多地介入。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我们也应该尊重这一点。

在 ICANN 内部，GAC 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相关方角色，GAC 内的许多政府甚至拥护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即意味着平等这一理念。我认为，他们的大力参与和帮助我们仍然大有裨益。

虽然有时候他们会出现问题，但这不仅仅是与 GAC 之间的问题，还有 GNSO，还有社群的其他群体，为此，我们需要找到解决方案。这也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

但我相信 GAC 很清楚自己的角色。他们的领导层很清楚这个群体的角色。这在他们的章程（不管你们称它为什么）中有着明确的规定。

毫无疑问，我们会邀请 GAC 来帮助我们实施和推进这份战略规划。实际上，GAC 在这方面能够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你们会发现，他们的所有会议都是公开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并且他们真的在想方设法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支持。

从帮助理解即将出台的新立法，到如何最好地与全球社群互动，以便我们从政府的角度了解政策问题，都是如此。所以，没错，他们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的地位和大家没有任何不同。

正如你们所知，章程规定，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 GAC 的建议。如果不同意他们的建议，我们就必须获得绝对多数票。同样地，如果我们不同意任何政策建议，也是如此，那也是一种特殊情况。希望这样讲对你有帮助。

马修·希尔斯：

我看到你对此有话要说。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马修。

我同意你刚才所说的，玛盾 (Maarten)，但我想 — 我可能会稍微不同地 — 抱歉。米尔顿。我基本同意玛盾刚才所说的，但我可能会用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提一点点差异。

我觉得，有些 GAC 成员事实上并不太理解或关心这个群体应该遵循的运作方式。你说他们的领导层充分理解这个群体所扮演的角色，并按照他们应该采取的方式运作，这一点我同意。但是有个别的成员希望它以不同的方式运作，就像在 ICANN 的几乎每一个选区都有这样的个别成员一样。

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自满。我发现在与 GAC 开会时，我自己经常会向他们确认，你是在以 X 国政府的身份发言，还是在代表 GAC 发言？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代表 X 国发言，但我们却以为他们是在代表 GAC 发言。所以我认为 — 我只是以稍微不同于玛盾的方式说一下这个问题。但总的来说，我同意和认同他说的话。

米尔顿·穆勒：

其实，我对 GAC 没有那么担心。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GAC 内的有些成员完全认同这个模型，有人成员则不然。但我更关注的是你们，是董事会。我真正要问的是，你们是否学会了对 GAC 说“不”？

马修·希尔斯：

我不确定谁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克里斯·狄思潘：

我就是那个经常对 GAC 说“不”的人。所以我想说，是的，我们已经学会了对 GAC 说“不”。事实上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我们有一套流程来处理不同意他们的建议这种情况，虽然很麻烦，很困难，但是的，我们已经学会了。我觉得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在不同意他们的建议时，我们会反驳，会说“不”，就拿 gTLD 二级域名中的双字母来说，在这个问题上，GAC 一重申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对 GAC 说“不”并不是对建议说“不”。我们从来没有对建议说过“不”。我们有一套流程来处理这种情况。

而且，很多时候，虽然可能看起来我们是在对 GAC 告诉我们的东西说“不”，但实际上它只是一小撮政府的意见。我们经常对这样的意见说“不”。

玛盾·波特曼：

是的，我再补充一点，其实 GAC 建议代表 GAC 内所有政府的共识性建议这种情况很少，相当少。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他们应该就是对。

马修·希尔斯：

谢谢玛盾。

丝黛芬妮。

丝黛芬妮·裴琳：

我是丝黛芬妮·裴琳。现在我们面临着一种真正的风险，这会退化 — 不是像米尔顿这样的国际学者所认为的退化，但我们可以用剩下的时间来讨论这整个问题。

我想说的有几点。我们所有人都期待在今天下午的会议上与扬·斯科尔特 (Jan Schulte) 和他的团队讨论关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研究。事实上，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参加了。我想要强调的是，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们。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是 — 它是我们处理像气候变化、农业政策失败等等这些问题的唯一希望，我还是就此打住吧。我可以一直讲下去，但这远远超出了互联网治理的范畴。除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以外，好用的模型少之又少。我们做出了承诺。我们承诺维护这样一个论坛，让公民社会组织可以参与其中，并不断改进它。所以，请不要把我们说的话当作是批评。我们只是在讨论，要如何做才能让它变得更好，让它真正发挥作用，能够为其他领域所效仿？

至于目前正在开展的并行流程，比如涉及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工作，我意识到其实我们也可以提供意见，但我觉得我们的意见被漏掉了，因为我们完全（法语）EPDP。

但是，你们知道，我们真的非常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

现在，关于 —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我一直说，我们能够提供帮助，我们能够就隐私方面向你们提供建议。

另外，我有一个绝对的珍宝要给你们，一本关于加拿大法律的书。麻烦把它传给丹 (Dan)。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请听听我们的意见。在你们向欧洲数据保护理事会发送在我们看来会让我们难堪的信函之前，如果你们要征询 GAC 的意见，那么也请征询一下我们的意见。我们有大量的学者随时准备提供帮助，但却没有人咨询过他们这个问题。后面我们会向你们发一些有关可以如何改进这个模型的实质性意见，以及一些用于说明问题范围和影响的假设。

我们在某些方面的表现确实不如人意。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在发表意见的时候，也是希望帮助大家做得更好。

所以，给你们了。

绝版的，好好珍惜。如果他不想要，那就还给我。

马修·希尔斯： 谢谢。

丝黛芬妮·裴琳： 什么？

谢林·查拉比： 这是给丹的？

丝黛芬妮·裴琳： 是给丹的。他在权利的问题上需要帮助。虽然里面没有，但一

马修·希尔斯： 谢谢丝黛芬妮。接下来是凯茜。没有要说的吗？

还有其他人想要一好的。麻烦把麦克风递给她。

法赞内，你还是想要问问题吗？

然后我们需要回答你的问题。

法赞内·巴蒂:

我不是要提问，我只是想 — 回到刚才的 GAC 话题，我只是 — 我听克里斯 (Chris) 说他们 — 你们会对 GAC 说“不”。但是，我粗略地看了一下你们的决议，发现你们采纳了他们在公报中提出的很多建议。

或许我弄错了，只是我看到的这几个是这种情况。但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我们只是想 — 我只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这种担忧。

另一个我关注的问题是，刚才塔蒂亚娜也一直在强调，那就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变更和改进应该以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进行。我们不应该仅仅只是提供反馈，不管你们想如何改变它，我们都应该参与到流程中来。

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法赞内。

戴维 (David)。

戴维:

我只是想就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发展的问题说几句。

我想要感谢董事会在第一步首先引入了数据收集阶段。我希望 — 我相信董事会确实明白，虽然它可以发起数据收集，这很好，但在后续决定如何继续推进的过程中，它将需要社群广泛参与，提供大量的意见和建议。

不过，这会带来重新挑起旧日争论的危险。这一点必须非常谨慎地加以管控。在我们目前的组织结构中，很多都是“伤疤组织”。它们是旧日争论的结果。

它们 — 很多 — 我的意思是，非利益相关方团体的组织结构与我们在 2009 年左右的一系列争论尤其相关。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董事会和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这两者的组织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正是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宗旨所在，在这一点上，我可以稍有权威地说，和任何人一样，因为当时我就在那里。

我知道，在目前的组织结构中，有些部分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间，比如 1999 年米尔顿与人们争论的结果。

我们需要仔细研究一下，想想有多少是“伤疤组织”。它们的效率太低了。

我参加过每一场 ICANN 会议，其中至少有两场会议主要是来自公民社会组织的年轻人参加，他们在会场中游荡，然后人们对他们说，他们需要了解 ICANN 内部至少四个不同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后，才能有所作为。他们非常困惑，离开了。

这是 — 我了解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因为我 — 我相信社群的许多其他群体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真该慢慢改变了。我只是想说明这一点。但我们必须（听不清）重新挑起以前的争论，但与此同时，我们不需要通过保留一些东西来纪念我们经历过的争论，不需要通过保留组织结构来纪念我们过去经历过的争论。我们已经看到，有些事情 — 有一些非常根深蒂固的问题使得事情变得不必要的复杂。它们就像 ICANN 社群缺失的阶梯一样。我们已经习惯于跨过

它，习惯于在每届会议中安排一到两场会议来主要解释你刚刚成立的组织应该隶属于 NPOC、NCUC、NCSG 还是 ALAC，还是所有这四个。这会让每个人都感到困惑，浪费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仅仅只是作出解释，更别说实际去制定政策了。

请务必继续。请务必 — 我的意思是，很显然，你们需要谨慎进行。不过还是谢谢你们这么做。我非常希望了解你们是怎么想的 —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如果你们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在这个流程进行到两年或三年的时候，我们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尽管我知道这将由社群主导。

马修·希尔斯：

谢谢戴维。

玛盾。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

玛盾·波特曼：

谢谢戴维。

实际上你说的很对。确实有一些事情需要解决。另外，就像刚才法赞内对这个流程所描述的那样，我们能够推进这一流程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所有问题整合到一起，然后反馈到一个全体会议的平台，在那里展开讨论，诸如此类。

在未来五年中，要完全避开所有争论或许不太可能。但是，如果你们希望这个模型继续为我们所用，那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认识到它需要发展。在我看来，具体的流程应该是，我们征询社群的意见，然后再反馈给他们，不是单独给各个群体，而是给整个社群，通过这

种方式来支持社群。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改进。这就是目前我们对后续工作的想法。

同样感谢你们的支持。

马修·希尔斯：

谢谢玛盾。

我不太擅长守时，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回答你的问题，丝黛芬妮。

麻烦把提给董事会的问题放到屏幕上。

丝黛芬妮，你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的，谢谢。

丝黛芬妮·裴琳：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问题非常简短。刚才我已经稍微提到了一点，不过塔蒂亚娜会继续讨论一会为我们介绍这个问题。谢谢。

塔蒂亚娜·特洛皮娜：

非常感谢。我是塔蒂亚娜。

我不打算先介绍这个问题，而是从元层面上说几句，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属于问责制和参与互动的元层面。

首先，我想说的是，我在 ICANN 工作大概有五年的时间了，在过去两三年里，我们与董事会以及与各位董事打交道的方式让我非常高

兴。我们能聚在一起，共同讨论问题，表达我们的担忧，这真的很好。

另外我还想说，从元层面看，大家知道，我是问责制工作阶段 2 团队的成员，就像那位罗马议员在每次演讲的结尾都会喊出“carthago delenda est.（迦太基必须毁灭！）”一样，我在最近两届 ICANN 会议上，也是不停地在说问责制、问责制、问责制。我要再次感谢你们把它提到议程的首位。听到它得到批准的消息，我真的很高兴。

我们提出的问题涉及的范畴实际上更广，包括问责制，还包括相互参与，包括我们对彼此的责任、ICANN 对更广泛社群的责任，以及我们和 ICANN 确保自己保持问责的责任。

大家知道，我们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我们有大概数百名成员，大家的观点各不相同。但问责制、隐私、人权等等这些存在于我们的 DNA 中，这个 DNA 可能与你们刚才提到的 DNA 有些不同。我们正努力支持它们，以便 ICANN 能够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流程和使命。

我们提的这个问题涉及到有关相互问责和相互参与的一些具体讨论。

我对元层面的介绍就是这些，下面我会把时间交回给丝黛芬妮，看看关于这个问题的细节，她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丝黛芬妮·裴琳：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所提议的讨论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我最初的建议是，我们要如何努力加强我们自己的问责制，因为在我看

来，问责制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取得成功的根本。考虑到这些政治流程的失败，尤其是在这些复杂的问题上让公民社会组织参与进来，我们必须让它发挥作用。

这是会议前一周发生的事情，真的相当令人沮丧。我的观点是 — 我非常强有力地，或许有点暴躁地对 EPDP 团队说，如果你们有时间去征询 G7 的意见，那你们应该有时间去看看那个反映我们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模型的文件。我认为，我们本来可以帮助完善那个问题，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有用的答案。现在我们怀疑，你们没办法得到一个有用的答案。如果你们确实得到了有用的答案，那你们很有可能 — 如果我们遵循那个答案继续往后推进，你们可能会收到很多申诉。

我们正试图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引导公民社会组织参与进来。我一直对他们说，跟我们合作吧，不然你们会被起诉，最后上法庭。但很显然，我不能经常这么说，否则人们会以为我是在吓唬他们。

我们真的非常努力地把外面一些颇有声誉、倍受尊敬的人带到这里来，让他们与你们以一种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展开合作。为此，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尊重。

好的，我们继续，我只想再说一次，我真的很感激你们在网站更新方面所做的工作。在魁北克的时候，我可以说法语。（说法语）。但是，你们知道，那是因为联邦官员们在两种语言之间来回切换，相信在昨天的开幕式上你们也注意到了。

不管怎么样，我们会继续缠着你们聘请一位研究馆员，因为我们的问题在于培训新人，让他们迅速提升到能够自信参与进来的水平，我们希望不再需要依赖那些已经在这里工作了 20 年的“老人”，他

们可能满身都是戴维刚才所说的“伤疤组织”，如果我们没有更好的培训方法，没有更好的资源来帮助厘清那些他们必须掌握的大量东西，比如数据、政策、程序等等，我们就无法迅速将他们提升到所需的水平。所以我们需要帮助。而且，就像我一直说的，聘请研究馆员的成本很低。给我们找一位研究馆员吧，这样我就不用亲自带他们熟悉网站了。

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丝黛芬妮。

我想，跃然应该想要谈谈其中的几个问题。贝基也是。

马跃然：

好的。我想我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丝黛芬妮已经为此感谢过我了，我们是在所谓的 Calzone 流程中发起有关 GDPR 的流程的，实际上，我们一当时，社群中有一些人公开表示这不应该成为 PDP 的一部分。他们说，我们应该把它当作合规问题进行处理，只在我们的合规职能部门和签约方之间展开讨论。

但董事会和我自己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所以我们实际上制定了一项流程来实现它。

与此同时，我也面向 ICANN 的公民社会组织群体做了很多外展工作，并以个人身份请他们帮助我制定这样的流程，该流程最终给我们带来了临时规范，让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也就是启动了快速 PDP 的第 2 阶段。所以在我看来，这清楚地表明了 ICANN 董事

会和组织对每个人都应该参与这个流程的承诺。而且，我知道你们都会赞同这一点。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理由去突然推翻它，决定不再继续听取公民社会组织的意见。这会与我们关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整体理念以及围绕这一理念的自下而上流程背道而驰。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解答。PDP 似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他们发给董事会的信函中，实际上有一些问题与我们发给 PDP — 发给 DPA 的一样。现在是星期二的上午，我脑子里有很多缩写，抱歉。

可以说，我们的立场基本相同，都是在试图找出其中一些问题的答案，因为它们真的很难回答。

正如大家所知，我们邀请了欧洲委员会，也就是实际的立法机构，来帮助我们最终确定这些答案。

我们也说过，我们无意创建一个并行流程，因为它不是。不管是董事会，还是 ICANN 组织，都不能自己制定政策。

我曾在其他场合说过，在这一方面，目前我的工作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我们已经将信息发送给了 DPA。另外提醒大家，上次我们在获得建议时，实际上我们可能是唯一获得建议的人，这给我们就公开的信息建立 WHOIS 系统创造了机会。在此之前，这在法律上是相当不确定的。

我们希望这些信息 — 我们希望，首先，我们得到了答案。在我看来，答案是“是”还是“否”并不重要，因为它们都是答案，我们

把这个答案带回快速 PDP。然后，剩下的工作就是由社群来制定相关的政策了。

希望这能够回答你的问题。谢谢。

马修·希尔斯：

贝基。

贝基·伯尔：

我只是想重复一下我之前说过的和大家已经听过的东西，很显然，政策制定流程是为社群所有，由章程明确规定，不能被董事会或 ICANN 组织篡夺。

我认为，模型的存在会使这个流程变得复杂，使这个流程的某些方面变得复杂。与此同时，我们确实需要就一些问题寻求一些答案。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不是要追求完美，而是要得到答案，帮助我们怀着最好的愿望前进。但我不希望直接忽视人们所表达的担忧，大家知道，有些事情确实会对讨论产生影响。

马修·希尔斯：

谢谢贝基。

还有其他人想要 — 好的，凯茜。

还有人吗？你在队列里吗？

凯茜·克莱曼： 首先，我想看看丝黛芬妮对此有任何回应。

丝黛芬妮·裴琳： 我是丝黛芬妮·裴琳。

我真的不想再白费口舌了。我们继续吧。很快你们会从这里收到一些材料。毫无疑问，这并不是最终结局。

如果我们得到了有用的答案，那我会很惊讶。但没有必要为此而劳神费力。

只是再重申一下，我们真的想要参与其中，提供意见和建议，我们希望能够帮忙。所以一定要叫我们。

我想凯茜应该有话要说 — 还是说，现在要开始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了？

凯茜·克莱曼： (离开麦克风)

关于并行流程，我想在 EPDP 并行流程的基础上说一点，那就是，签约也是一个并行流程。刚才听贝基说，PDP 是为社群所有，无论 ICANN 董事会还是 ICANN 组织，都不能拥有或篡夺，说的很对，确实应该如此。但在 .ORG 续签过程中，我们扩大了 — ICANN 组织通过 .ORG 合同扩大了任意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

现在摆在我们 PDP 工作组面前的问题是 — 我是权利保护工作组的副主席 — 我们正试图确定当前为新 gTLD 建立的权利保护机制是否 — 我们预测在引入许多新 gTLD 后情况会变得混乱，在这种环境中，我

们明确表示不会把这些机制扩展到旧 TLD，所以我们现在要确定是否应该把这些机制扩展到旧 TLD。但是，它却通过 .ORG 合同的续签强行得到了批准。

我们的成员之一电子前线基金会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EFF) 已经提交了重审请求。

在这里，我只是想引用米尔顿在他的博客里所说的话。

“ICANN 的签约流程似乎为 ICANN 及其签约方提供了一种完全绕过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的方法。这样一来，它彻底违背了 ICANN 的初衷。”

所以我的问题是关于 EFF 就 .ORG 续签提交的重审请求和权利保护机制的扩展，还有就是，我曾代表我们的成员写信给主席，包括董事会问责制委员会的前任主席和现任主席，请他们与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谈谈，它是我们领先的数字权利团队之一。虽然目前我们已经得到了基本的确认，但我们没法安排会议。我认为，即使现在，和我们的成员谈谈仍然是一个很好的主意。这些问题很复杂，你们听取了 ICANN 组织的意见，我猜你们肯定听取了赛勒斯 (Cyrus) 的意见。如果能听听我们的成员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的意见，那将会很公平。

这是一个并行的流程。谢谢。

马修·希尔斯:

有人想回应一下吗?

克里斯·狄思潘:

我来简单说几句吧。凯茜，我知道，你明白一个人能做的只有这么多，比如，我能够坐在这里听你讲这些。作为回应，我只能说这么多。

签约，它是一个组织问题，是一个法律问题。它带来了各种各样有关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运作方式的挑战，还有关于栅栏效应等等所有这些方面的挑战。目前，我们也有一些关于它的正在处理的重审请求。所以我不会讨论某个具体的问题。

不过，我想说的是，你写信给我们，请我们展开对话这件事，让我对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类事情有了一些想法。因为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收到正式的重审请求后，会按照既定的流程来处理它们。这里我纯粹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在正常的流程之外设置一点补充，让我们可以与当事方展开对话，而不是直接把所有事情都扔进不允许对话的正式流程当中。

所以我想从整体上，而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案例承认这一点，我认为，这实际上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东西。

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克里斯。

坐在远处的各位，你们有什么意见或问题吗？

没有？好的。

丝黛芬妮，你想不想来做最后的陈述，因为很遗憾，我们没有时间了。

丝黛芬妮·裴琳：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很好。如果你们想要就这个问题与我们进一步交流，我会非常感激。我不想让你们觉得，我们是在表达自己的不满。相反，我觉得，最近与董事会的对话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可以像这样不以达成解决方案为目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知道吗？

谢谢。

马跃然： 我能说一句吗？丝黛芬妮，你说的没错。非常感谢。我也觉得与组织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现在的我们喜欢提出异议，但我们提出异议的方式比以前更有趣。谢谢。

丝黛芬妮·裴琳： 我还要补充一点，跃然，如果你觉得我们不同意你的观点，你应该来参加我们的一些会议，看看我们彼此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可以说，我们把这降低到了一个真正了不起的文明程度。

马跃然： 我有一种预感，星期四晚上我就会看到这一幕，是不是？谢谢。

丝黛芬妮·裴琳： 可能，是的。

马修·希尔斯： 丝黛芬妮，我也想说一点，同时也是对在座的各位说的，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帮助、对话以及其他的一切。这是非常对等的。我们在

这里也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让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所以不要犹豫。

好了，我想我们的会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

[会议记录结束]